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二十九回 設玉圭唐月君朝帝朔 舞鐵鍬女金剛截仙駕

話說月君，自鬼母尊與剝魔王去後，下令青州府選公署一所，暫為建文皇帝行宮，圖畫聖容一軸，懸掛殿中，朝賀來歲正朔，並令諸文武會議儀制。青州府知府周縉奏言：「有原任御史曾鳳韶，親見建文皇帝祝髮，卸去袞龍，擲圭於地。風韶拾圭，請隨聖駕，帝因其望重，恐為人伺察，再三揮去。既而燕藩僭位，風韶與妻氏同心殉節，付玉圭與長子公望曰：『見此圭，如見故主。』遺命歲時禮拜。又寧波府太守王璠，當日起兵勤王，曾寫有聖容一軸，懸在軍中，號召義士。今鳳韶之子公望與太守王璠，皆不期而來，現帶玉圭聖像在此。再有原任左贊善李希顏，並文武忠臣子弟等一十三人，先後投臣及監軍鐵鼎衙門，聞聖后奉建文朝正朔，莫不踴躍蹈舞。今行殿已經告竣，隨與李希顏、王助等酌議朝會儀制，共言聖后助德兼隆，不宜用大元帥職銜，仍應稱舊日徽號，入朝不趨，贊拜不名。朝賀宜行三拜禮，百官謁聖后，亦行三拜禮。諸臣行次，不分新舊，以已受職者在先，其未拜爵者在後，奏請睿裁。謹列新到忠臣及子弟等姓名於左： 原任詹事府贊善李希顏，

原任寧波府太守王璠，
原任蒲台縣尹周尚文，
殉國監察御史曾鳳韶之子名公望，
殉國衡府紀善周是修之子名輓，
殉節戶科都諫韓永之子名鈺，
殉國兵科給諫龔泰之子名靈飛，
殉國御史林英之弟名菁，
殉難邳州知州顏伯璋之姪名無為，
已故武定侯郭英之子名開山，
陣亡越侯俞通淵之子名如海，
殉難都督宋忠之子名義，
殉難都指揮余瑱之子名慶，
殉節鎮撫司牛景先之子名馬辛，
原內宮少監王鉞。

月君覽畢曰：「且看軍師奏至若何。」又萊郡高監軍議上，略言「后字之義，在古為帝，今則為帝之配，雖尊亦臣也。宜易舊號為玉虛上聖太陰君，掌劫戡亂，正名崇統，攝政帝師，師則非臣爵也。朝賀宜三稽首，百官見帝師，行四拜如拜金仙之禮。建文時舊臣在前，義士已受爵者為次，其殉難之子弟未仕者各在後，已移文軍師呂律會復」云云。月君以示鮑、曼二師，皆云監軍議當。不數日而軍師及登、青兩郡奏至，皆以萊府為是，議遂定。

月君乃敕下青州府：「建文五年春正月朔，孤家親率百官，朝謁聖容，以誥天下。」乃點閱新舊女弟子，挑選七十二名，令隱娘、寒簧、素英、釋奴統率隨駕，前往青郡。先是，周太守素知月君雅好幽素，因搭蓬廠一所，高台三層。最上一層，布為帷帳，黃絹紮成欄杆，擺設的湘竹交椅，墨彈山水人物椅披，秋香色嚙噀茵褥，建漆嵌芙蓉五色石字畫屏風；中層，大理石藤榻一張，松、竹、探春、水仙、天燭、綠萼、玉蝶、紅梅、臘梅、山茶、風尾草、賀正蘭、仙人掌、菩提樹、石柏、苔樹十六盆；下層，皆用素綾紮作廣寒宮殿，又以大靈槎削作娑羅樹的景象。月君至廠，見所費簡而文，甚為得體。

小除前一日，周太守、鐵監軍與新來各官員，啟請先謁帝師，以便正旦朝會。月君允之，設坐層台下，召文武諸臣進見。

李希顏涕泣再拜曰：「本朝之變，開闢所無，山藪野氓，莫不痛心切齒。臣以扈從不及，遁亦夾谷，自愧顏顏偷生於世。今聞帝師首揭大義於天下，誓討亂逆而復乘輿，不獨孤臣遺老相慶，即太祖在天之靈，亦安且慰也。」月君曰：「孤本太祖高皇帝之子民，建文皇帝為太祖之元孫，當日告之於天，稽之於大臣，而立為太孫，主守重器，四載之間，仁德洽著。燕藩以庶孽恃其強梁，倡不軌之徒，反戈向闕，遂致乘輿播遷，存亡未卜。草野同仇，誓與君等戮力以靖國難。」王璠歎歎頓首曰：「職前勤王，一敗不振，無益於國，每常中夜飲泣。今願執鞭墜鐙，效死疆場，以報君恩。」周尚文曰：「職本欲殉難，聞知帝師起義，掛冠而行。願得再復乘輿，重見故主。」月君曰：「卿真蒲台父母，孤受栽培之德良多，今者枉駕勤王，更為可幸。」曾公望、周輓、龔靈飛、韓鈺等皆曰：「我等先人皆殉國難，君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湯火唯帝師所命。」牛馬辛曰：「先父景先，扈從建文皇帝，均無蹤影，痛入骨髓。願為前驅，幸則君父之仇可洗，不幸則塗肝腦於疆場，無庸馬革裹屍也。」

又郭開山、宋義等皆哭泣頓足，誓願效死討賊，復興帝業。少監王鉞進曰：「奴婢向侍建文皇帝，自聖駕南行之後，即逃出宮闈，潛居浦江鄭洽家內。今願守護行宮，候主復位。」月君慰諭曰：「大軍皆在登州，我當親去安撫人民。即命軍師統兵，先取濟南，創立宮闈，一面訪迎鑾輿，一面征討叛逆，何如？」

眾皆叩首，月君乃退。

次日，周太守等先習儀於行殿，安設黼康，懸掛建文皇帝聖容，龍案上置一沉香座，供著玉圭，一切規模草創，略似闕廷而已。又次日，為建文五年春正月元旦，月君及眾文武等，朝於行闕，一如所定儀制。行禮畢，月君宣諭諸臣曰：「孤欲設壇於南郊，昭告太祖高皇帝之靈，卿等意下若何？」王璠等皆曰：「此第一件光明正大之事，非帝師聖見不及此。」隨命胡傳福撰擬表文，略曰：臣某濟南府蒲台縣孝廉唐夔之女也，幼通道術，少諳兵機，素有超世之懷，略無向榮之意。然而性秉忠貞，頗識春秋大義；事關僭逆，難忘草野同仇。即日奉上帝斬除劫數，事屬無稽；若云為我君征討罪人，寧非共睹。夫建文為高廟之太孫，遠過漢宣之受命；燕藩乃懿文之庶弟，實同管蔡之興戎。萬古綱常，首重君臣之分；千年社稷，寧論叔姪之私。是以同室操戈，猶之異姓篡國，罪既無殊，誅所不貸。況乎擅削元儲之諡號，並叛高祖之顧命哉。前者逆初犯闕，臣與義士某等戮力勤王，旋正大名於四海；今者逆已僭位，臣與舊臣某等盟心誓死，爰申大節於千秋。迎故君而復位，成敗雖在乎天；告神明而討賊，忠義則本乎人也。高皇陟降，在帝左右。爰達精誠，俯垂昭鑒。云云。

正月三日甲子，月君率文武諸臣出郊，設太牢牲醴，昭告皇天后土，並太祖高皇帝。焚表灌醮已畢，莫不掩面而哭。陡見壇南有一道素彩沖天而起，諸臣拭淚視之，互相驚猜。月君令兵士掘土，下二尺，得藍田玉璽一枚，徑二寸，圍方八寸，文曰「大哉坤元，承天時行。」眾文武皆稱賀，月君曰：「此皇帝復避之兆，孤家謹承天意，奉帝為行在，草敕曰承制。」新舊諸臣又皆頓首。遂回至闕下，稱正朔為建文五年。凡有章奏，悉如舊典，正本藏行殿之東序，命顏無為為掌奏官守之。李希顏為大宗伯，周尚文為少司農。王璠為大司寇，共參政事。韓鈺、龔靈飛為給事中，張彤、曾公望為御史，胡傳福、黃貴池、周輓為學士，郭開山、俞如海充五軍合後，調張倫、倪諒為殿前侍衛，王鉞為尚寶監。又授林菁為萊郡知府，宋義、餘慶暫行協守青州。

部署已畢，乃令牛驛領兵三百為前導，滿釋奴領女健軍三百為後隊，轟隱娘、素英、寒簧統率女真七十二名，隨駕啟行，向登萊迸發。看那七十二名女弟子結束如何？

一個個羽衣淺淡，都用的的水墨色，鷹青色，象牙色，魚肚色，灰白色，駝絨色，藕合色，東方亮色，色色鮮妍，不是染匠染成，卻是畫家畫就，斗合的或冰紋，或方圭，或桐葉，或圓璧，或波紋，或云氣，或小折花樣、大折花樣，樣樣精奇，不是針神指繡，卻是天孫梭織。青絲梳綰，不是點梅妝、墮馬妝、鴉翅鬢、蟬翼鬢，是疊成靈芝五朵若堆雲；翠冠飄動，用不著白燕釵、紫鸞

釵、穿風髻、盤龍髻，是綴來娑羅片葉若輕煙。裙拖八幅湘江水，帶束雙絲冰藕絲。真個縹緲香風吹十里，氤氳佳氣過三霄。

前頭兩乘是素英、寒簧的香車，各領著二十六名，兩行分開，都騎的小川馬，手中各擎著執事，是：絳節霓旌，寶幡翠蓋，星旒犀旛，赤旗黃旛。玉壺皎皎，貯蓮井之冰；金鼎絲絲，吐鷓斑之篆。秦娥之簫，素女之瑟，雙成之笙，少玄之笛，間以金鐘玉磬，如奏雲璈之曲；蕊珠之花，蟾宮之桂，玄圃之芝，度索之果，間以竹根如意，松梢麈尾，宛睹瑤池之會。五明扇，九光扇，孔雀扇，風尾扇，鶴羽扇，揮動時靈風飄揚；分景劍，流星劍，青萍劍，白虹劍，繞指劍，掣來時紫電飛馳。論年紀不出三旬以內，看姿容只好三分以上。

一對一對的排過去了，才是月君的大轎。那轎是龍王所獻沉香樹根雕成的九龍戲珠交椅，上嵌著夜明珠一大顆、八小顆，黑影裡走動，有如明月照乘一般。原是在卸石寨中常坐的，而今用了水磨光的香楠木桿子八根，就是一乘大亮轎。那抬轎並打傘的，共是九個壯健女人。說的錯了，女人抬轎，那裡走得長路？要知道這是月君的道法了。卻是如何打扮：頭上青絲挽的角髻兒，或三或兩；腳下赤足穿的襪履兒，或大或小；手臂上、足脛上帶的鐲兒箍兒，或金或銀，或珠串。身上各穿的金黃繡鳳窄身短袖秋羅襖，外罩著絳紅銷金蟒紵絲縐腰比甲，下穿著素綾長棍，直裹在小腿肚下，用五色絲帶緊緊拴住。看去那九曲柄黃羅傘下，端端正正坐著一位萬劫不老，賽西母、勝大士，先天一炁帝王師。這些文武官員都在郊外候送，眾百姓無男無女，若老若少，執香頂禮，都稱是活佛降世。月君令滿釋奴慰勞眾人，並諭各官不須遠送。又諭董將軍、鐵監軍：「青郡是我根本，須防燕兵來襲，宜緊守地方。」二人領命。百官等皆自回去。

是日行五十里止，仍下五個寨柵，月君居中，餘各四面環繞。次日早行不三十里，前面轟隱娘人馬過去，就是素英、寒簧的香車左右並行，各領著三十六個女真，雁行分列，魚貫而進。忽有一壯婦，大踏步奔至車前，手橫著鐵鍬一柄，喝道：「且住，有本事的，敢與我比試武藝麼？」遂將鐵鍬輪動，雙足跳躍，口中咤叱，滾滾風生，迸出萬道寒光，如掣電一般，那婦人的身子，只在風電內旋轉，看不見他的影兒。舞畢又喝道：「可有人來比武麼？」素英問道：「你是人是怪，可也聞得太陰聖后麼？」婦人道：「恁私太陰不太陰、聖后不聖后，與我鬥得十合，放你們過去；若不敢和我比鬥，只好一千年站在這裡！」素英正要用個道術兒奈何他，早有轟隱娘縱著鸞衛回來，問知緣故，笑道：「待我把你顛倒豎著，只恐底下臭氣，觸了穹蒼。且報知聖后定奪。」只見滿釋奴馳馬向前道：「聖后有旨召那婦人。」那婦人隨著隱娘、釋奴一馬一驢的腳後跟，如飛的奔去。時月君大轎停於中道，看那婦人時，生得：

眉橫眼豎，唇卷鼻掀。一頭短髮似蝦鬚，裹著棋子花織成的帕兒，兩臂硬毛如蟲胃刺，約著錕鈺鐵鍊就的鐲兒。上身穿一件錦紋白額虎皮禿袖的短襖，下身穿一條金錢玄豹皮緊褶的長棍。腰繫牛筋繚，足穿豬皮靴。手擔著鐵鍬一柄，是軒轅皇帝製造干戈以來無名的兵器。

他望見月君的轎子，撲地拜倒在地下。月君笑曰：「何俠婦之先倨後恭也！爾係何方人氏，怎麼姓名，因何當路遮攔？請起來細說。」婦人便站起答道：「我住在本郡亂山內亂芋村，父母止生我一個人，今年二十五歲，也不嫁人，人都喚我女金剛，恃著幾斤氣力，打生為活，就是我身上幾件衣服，也靠著些畜類送來的。向聞得聖后起兵，要做個武則天女皇帝。」隱娘、釋奴齊喝道：「該割舌！」月君笑道：「這是你來皈誠效力的意思了？為何不到卸石寨來投名，卻在此處說些大話呢？」女金剛道：「我沒有這臉面，學這些名士山人，鞠躬屏息，伺候衙門的調兒。」月君道：「有異材者，自不同於流俗，難為你想這激我召見的法子。我正少個主守大寨的，你任此職何如？」

女金剛道：「我願盡力向前，不願落後。」月君道：「守寨旗是緊跟著我，最重大的職任，若有向前之處，自然調用。」女金剛拜謝了。月君又問：「你的鐵鍬多重？」答道：「七十多斤。」

月君道：「這不像兵器，可用得鉞斧月鎗麼？」女金剛道：「我本無師傳受，將他來鋤地打牲口，使得慣了，別項兵器卻不能用。」月君就令給與劣馬一匹，命滿釋奴：「撥十名女壯丁隨著，專守寨旗，隨我大轎行走。」女金剛自來不曾騎馬，把個手在鞍背上一按，那馬幾蹲下去，遂騰身跨上，用腿一夾，馬即向前直攏，順手勒個住。滿釋奴贊道：「好勁！」仍各依位次，一齊趨行，當晚無話。

次日至萊郡界，高監軍早來迎接。月君諭道：「呂律薦爾文武全才，孤今拜為副軍師之職。本郡知府，已用的林菁，待他一到，汝即赴青州調度，以防燕兵。」高監軍謝過，請月君入城，暫止一宿，以慰士民之望。早見父老輩數百，執香跪請，欣欣然簇擁著大轎進城。到了公署，月君坐定，傳令幾個年老的進來，撫慰道：「寡人兵餉不敷，別無金錢可酬父老，止有丹藥一瓢，能祛病延齡。」尚未說畢，老人等忙跪拜道：「何幸得賜仙丹！」月君諭令滿釋奴、女金剛，凡年五十以上，各給一丸，五十以下有病者亦賜之。二人引出父老，按名給散。散了十數瓢，來的越多了，有那性急的人，一口把丹丸就吞下肚，真似醍醐灌頂，頓覺精神爽健，卻又使個乖來混來，直到瓢盡丹完，天色已黑，然後散去。月君恐明日纏擾愈多，又沒有丹藥了，隨傳令半夜出城。滿釋奴道：「須諭高軍師多備火把。」

月君道：「不必。」於袖中取出一顆大珠，望空擲去，端端正正，掛在當天，比明月還亮。牛驛不知是月君道術，只道是天公特地送出明月，照他一班忠義之士，遂各啟行，早到了東門，叫開關鑰，向前進發。比及高咸寧聞知，已去二十八里，追送不及。

行至申刻，有個地名叫做柏香村，但見占柏參天，蒼翠濃鬱，其下參差累累，多是荒塚。忽聞大吼一聲，一條黑黢黢的醜漢，縱有四五尺高，突然跳出，恰如天上掉下個趙玄壇來，手持兩把巨斧，逕奔月君。月君正欲伸出玉臂，待他砍十來斧，一顯道術，令其心折而降。早已惱動了女金剛，舞動鐵鍬大喝道：「強賊，有我在此。」那漢被女金剛攔住，恨不得一斧就剁做肉泥，沒上沒下的橫砍進來。女金剛略側一側，取他的右半邊。那漢亟轉身攔架，兩把大斧飛起，正迎著鐵鍬進來，一聲激裂，火珠爆散。兩個盤旋旋轉，鬥有五六十合，不分勝負。

滿釋奴道：「原來兩個武藝，一般是沒有家數的，只憑著氣力混殺，待我助他。」遂後挽鐵胎硬弩，一彈飛去，正中那漢左手背大指骨朵上。那漢大吼如雷，急得撇下一斧，只仗右手一斧迎敵。女金剛踏進一步，喝道：「看鍬！」那漢就著地滾來，直取金剛的下部，大喝道：「著了！」那柄大斧如旋風一般，卷在兩腳踝骨上去。女金剛輕輕一縱，卻砍個空，便乘勢在那漢肩窩裡盡力一腳尖，踢翻在地，劈手掣他斧來就砍。不知黑漢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